

集部

龜山集卷九

宋　楊時　撰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

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

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厄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

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芻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

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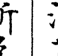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

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

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矣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




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閒與之竝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鬭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

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茍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已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葢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

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葢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内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

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爲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釁釋没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爲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葢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閒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

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葢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葢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

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齷齪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揺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

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義者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吕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吕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强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强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

盖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茍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

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為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為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

夏之時葢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吉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歴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吕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吕祿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刼而吕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吕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强諸吕雖大臣平勃

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

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

然厲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鋭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葢天下

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葢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于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

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

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剖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浹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乎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

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

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

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

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强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葢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

君而區區以利説之冝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㫖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籍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

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葢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

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

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夫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絶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葢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

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絶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稃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逹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

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寶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强忍之姿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

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謀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狂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

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
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
登宰輔莫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
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
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葢人情狃於禍福

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

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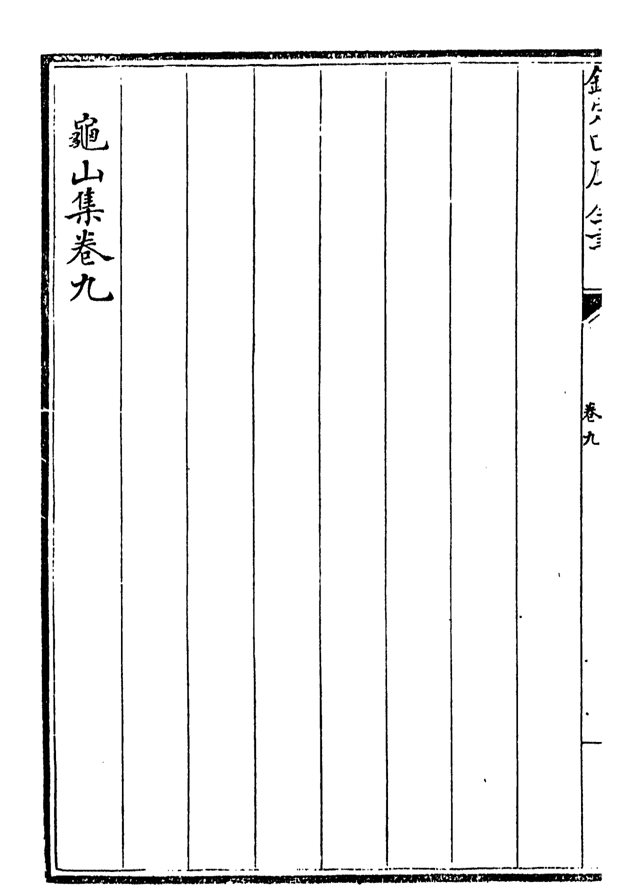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

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葢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

一馬為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

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龜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何青

龜山集卷十

宋　楊時　撰

語錄

荆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作繫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閒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

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濵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濵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

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葢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葢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葢有之

於理義則末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駡祖之類是也如逍遥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

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

室而觀之葢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葢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葢所謂權也一連下段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衺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亦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治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凡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已邪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

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

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主不自獻酧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

辜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則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

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尠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崤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别矣孔子曰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
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
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學
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
而命之為小人者葢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
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巳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

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

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尠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為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為

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

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為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

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為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

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葢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

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

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

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濵以待天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葢以為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亦豈以同為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

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辯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

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葢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茍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

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亦何卹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卹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伐桀雖其衆有不悦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

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

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

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

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

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巳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葢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

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顔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有天下顔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

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禄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

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

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

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為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

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閒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

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為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為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為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邊塞耳力可以戰則戰勢

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黷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葢邊塞之戰與中原之戰異邊人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邊人待之可也以邊人待之如前所謂是矣

問令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

惻怛可也然令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

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祖宗能用人命故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敵人首不

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令獲一刼盜亦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敵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强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斂科派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所有不悉之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

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聽人有非劉向强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别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

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

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令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

豈可以素有廉恥刼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説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説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

為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為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為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須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强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

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悉宦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

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逞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

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葢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去取

焉葢未能也孟子之學葢有以為不足學而不學者也
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為證者
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輿之爭
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其實未必曉有
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
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
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
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

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綫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顧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令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為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

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它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敕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辦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

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令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

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

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温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

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茍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問謝安屐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屐齒必不為一時遑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

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

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

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别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説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

廟在郡國葢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葢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

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顔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

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
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
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
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
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
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雖不可去此四端所以
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為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

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令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

謂精神魂魄意慮爲有序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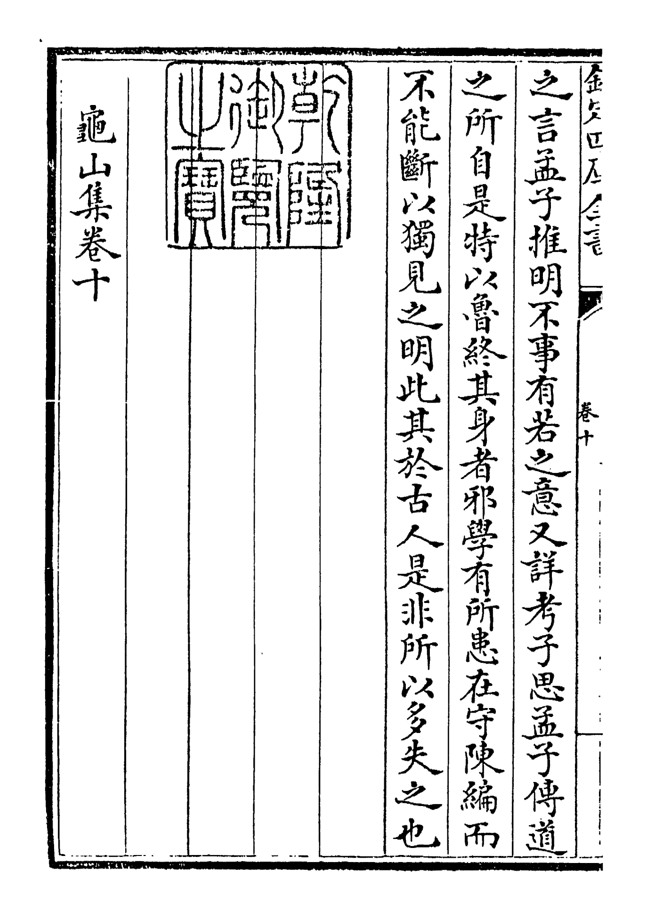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葢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葢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葢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吕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顔子一人其它敢為國者尚少令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



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龜山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何青

謄録監生臣史元善

欽定四庫全書

龜山集卷十一

宋 楊時 撰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

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

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桮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

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

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

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黄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

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髙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

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辯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名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葢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葢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襃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

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葢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李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李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葢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

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葢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葢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

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為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

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

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朞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揚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為而

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

必令登對然後取吉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葢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

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顔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揚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爲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夫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

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屨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禀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

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葢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修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莅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

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

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

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内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臯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

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脫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

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葢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幸而適遇

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
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
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
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
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
疑也葢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
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
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

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發夕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

害其弟其刺之葢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令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

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

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吕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益深達乎此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

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
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
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
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
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
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

用處若説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葢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

事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

貴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繁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絶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况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懟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集卷十一